



白鰐豚中国古代科学大师传记

BAIZHEBUNAODEZHANGHENG

千秋科圣 QIANQIUKESHENG

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百折不挠的张衡

刘希俊 / 著
刘 筠



【献词】

让我培植九畹秋兰，
以心血将它浇灌，
待它含露盛放之时，
编成最香最美的佩环，
献给您啊，
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！

让我涉遍潇湘、踏遍群山，
以真情寻觅崖前幽兰，
用它饱蘸银河之水，
绘成缤纷绚丽的画卷，
献给您啊，
这是我最大的心愿！

· 刘希俊 ·

目 录

一 京都游学	1
二 同声之歌	23
三 归途遇震	41
四 潜心深造	58
五 上下求索	83
六 共荐入朝	96
七 悠悠浑天	104
八 暝暝日食	135
九 风云变幻	148
十 迁职去职	165
十一 远游逸事	184
十二 还京复职	203
十三 迢迢地动	211
十四 永照汗青	235
译诗	250
张衡生平简表	255
后记	257

一 京都游学

汉和帝永元七年(公元95年)阳春三月,风光明媚的骊山。山顶上白云缭绕;山坡上树木青翠,山花烂漫;山脚下百草萋萋,温泉喷涌。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,吸引着四面八方赶来踏青观光的游人。

清早,从长安赶来的人们,在路口的驿站停车驻马,熙熙攘攘徒步拥上骊山。潺潺的溪水边,崎岖的山路上,盛开的花树下,那些穿着粉红、嫩绿、绛紫、橙黄、茶褐、天蓝、银灰、缟素、香色锦绣衣衫的游人仕女,把骊山点缀得色彩缤纷、斑斑澜澜。

“马融,马融,你试试这溪水有多温暖!”一个身穿宝蓝粗绢长衫的青年,蹲在溪边,一面撩着水,一面转脸向他的同伴喊。他

那清瘦的脸上露出善良、淳朴和诚挚的微笑,

稍高的颧骨下笑出一对酒窝,大大的眼睛闪烁着纯真、新奇、喜悦的光彩。

“温泉嘛。”马融随口应了一声,来到溪边,两手在腰间一叉,任春风吹拂着他那黑



白相间的提花细绢长衫。他细润的圆脸上露出友好的微笑，那稍稍挑起的眉尖显出些许逞能，亮晶晶的细眼中闪出一丝狡黠。

“这温泉的水又为什么会热呢？”

“张衡，你哪来这么多的为什么呢？”

名叫张衡的蓝衣青年腼腆地笑了笑，弯腰捧起清清的溪水，准备洗脸。突然，他又十分稚气地喊起来：“看，看，那边，那边，多像是洪水中漂流的一艘艘小船！看，有的还挂着白帆呢！”

原来，不知是谁在远处摇落了一树银花，那白色的花瓣顺着溪水缓缓地漂了过来。

“看你，来到骊山，变得孩子般天真好奇了。”马融蹲下来，洗着手，面对张衡笑道。

张衡被说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对着清澈的溪水照了照。他那清癯的面庞，高而宽的额头，渐渐窄下来的双腮，虽然还留着点稚气，但毕竟是十八岁的雄姿英发的青年了。

“在这中原独特奇美的景色中，你难道不感到神奇可爱？你难道不想探索万物变化纷繁的根源？水凉水温是谁施舍？花开花落是谁主宰？旖旎风光是谁创造？”他说着，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溪水中映着他修长端庄的身影。

“万物变化莫测，人类不可尽知。不过，置身于良辰美景之中，我们是可以尽情陶醉、尽量享用的。”马融也站起身来，翩翩地挥着衣袖，说话间，腰间的一对玉环，不时丁冬作响。

张衡微蹙眉头思索起来：万物变化真是深不可测吗？大自然的奥秘真是不可探寻、不可尽知吗？他和马融并肩信步往前走时，仍然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景色，一边继续思考着这些让他百思不解的问题。他自小就好奇、好问、好学、好思考。他生长在南阳，正是为了开阔眼界、增长学识，才不顾郡县荐举他为孝廉，毅然决然地出远门游学。去年，他在长安、三辅一带，游览了那里的名胜古迹，拜结了那里的博士名儒。现在他和新交结的学友马融准备同去京都洛阳游学，路过骊山，不曾想到骊山的景色是如此奇丽迷人。

“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灵感来了，想写篇长赋和班孟坚的《两都赋》媲美？”

张衡转过脸来谦虚地笑道：“我怎能和班固相比？他的《汉书》同光耀日月的《史记》一样，可传颂千古，任谁也难以相比。不过，他的长赋写得铺陈尽致，倒可作为我们模写的范本呢。”

“我看，不仅可以模写，也可以超越呢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。”

山回路转，花枝摇曳，芳草芊芊。山泉在他们身旁丁冬弹奏，小鸟在他们头顶婉转和鸣，歌声笑语阵阵飘过。走在当年汉高祖赴鸿门宴不辞而别、急回霸上的山麓小路上，他们时而谈古论今，时而触景生情地随口吟咏。

马融是扶风郡茂陵县人。出身于外戚之家。明德马后是他的堂姑母。马融聪明风雅，擅长吹笛，在求学时深得隐士挚恂赏识。挚恂除将自己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，还将爱女许配给他。订婚后，他和张衡要往洛阳去时，挚恂亲笔写信给同郡的鸿儒贾逵，拜托在京身居要职的贾逵多多关照。

不久，骊山温泉出现在前方。泉周有矗立的危石、雕花的栏栅，远远望去，宛若金井。走到泉边，见有人正在泉中洗浴，张衡说：“马融，你在这儿稍等片刻，我就近买些点心，去去就来。”

谁知，等张衡买了点心回来，马融却和另一个青年争吵起来，才从温泉中上来的两名青年在一旁劝也劝不住。

“你先来的，怎么在我身后呢？”马融仰起圆脸，挑起细眉，挥起长袖，讪笑地挑战。

“你没见这行囊早就放在这儿了？”那个身穿褪了色的灰绢云纹绣长衫、眉目英俊的青年争辩道。

“你能让这行囊说一声是你先来的吗？”

“你怎么不讲理？”那人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。

马融听了，脸色陡然一变，叉开双臂，像只行将争斗的雄鸡。

张衡忙喝了声：“马融！”并上前向那青年赔礼道：“我们来时，没注意到你的行囊，失礼了。你先下去洗吧。”

那人有意转过身,不再理睬马融,而向张衡推让道:“那,还是你先洗吧。”

张衡举举手上的点心,谦让道:“我们买了点心,边吃边等,没关系的。”

“啊,我也是才买了点心回来的。”那人说着也拿出点心,示意让张衡先洗。

刚洗完澡的那两人,见他们互相推推让让的,笑了,说:“温泉很大,你们三人一起下去洗吧。”

张衡咧嘴笑着:“那就一起下去,洗完澡再吃点心吧。”

马融像自我解嘲,又像是催促那人,对空说道:“嘿,快脱去衣服,跳进神泉仙水中,去和白云一起沐浴。”

洗澡的时候,才知道那人名叫窦章,扶风平陵人,也是去洛阳游学,路过这里的。三人越谈越融洽,越谈越亲密。最后都愿结成旅伴,一同去洛阳拜师求学。

张衡等三人一路风尘,来到洛阳。踏上洛阳大市正街,他们便被大市上一个又一个的书摊吸引住了。他们忘了旅途劳顿,行囊未解,就贪婪地浏览起群书。这里有许多其他城市根本见不到的书。

他们正在一个书摊上翻阅选购,忽听书商向身边的一个青年大声呵叱:“你站在这儿看了半天,到底买不买?”

张衡转脸见那人身穿麻布衣,脚蹬草鞋,正专注地捧着一卷帛书在看。

书商见那布衣青年仍埋头看书,没有丝毫反应,便生气地用长长的扫帚柄捅了那人一下:“这儿是卖书的书摊,不是读书的书馆!”

那人被捅疼了,如梦初醒地抬起头,说:“不看,怎知买哪卷好?再说,别的书摊都是让看的呀。”

书商哼道:“当我不认识你,你屡次三番,来书市白看书,一站就是半天,这大市的书,几乎被你看遍,也没见你买过一卷。”说着,书商绕过来,夺了那人手中的帛书,扔到书摊上,书衣上是

隶书大字：《论衡》。

那人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何必这样！”

书商不屑地道：“对你这没脸没皮、专门白看书的穷乡民就是这样。我这书摊，就不让你这无赖白看！”

那人黝黑憨厚的面孔上顿时浮现出愤懑，脸涨得通红：“你怎么出言不逊，污辱斯文！”

书商蛮横地说：“污辱你又怎样？”

张衡在一旁打抱不平地指责书商：“你不该出口伤人！”

书商瞟了张衡一眼，见他行囊未解、风尘仆仆，没理会他，转身向小仆吩咐：“去找民勇来。”

没多会，小仆引来几名打手，袖子一捋，抓住布衣青年的领口，要把他抓走。

张衡、马融、窦章等人纷纷不平地为那布衣青年讲理。那书商仰脸不予理睬，并丢了眼色向打手示意。众打手这才不顾群众的卫护、反对，欲强行动手。

“慢！”这时，从人群中走出一名身穿紫绢云纹长衫的青年，豹眼圆睁，喝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为何无故抓人？”

书商见这人京都打扮，气势不凡，便稍稍缓和了口气：“这穷乡民，白看书，耍无赖，扰乱书市。”

布衣青年正要分辩，豹眼青年有意露出印有太学字样的布袋，从书摊上拿起那卷《论衡》，大声大气地问书商：“贾公派我俩来书摊选购图书，怎么就不认识我们？这书多少钱？说吧！”

“贾公？”书商半信半疑地打量着那人，接着假笑两声，说：“是贾公派来购书？那好说、好说。这卷王充的《论衡》，五千文钱。”

张衡听了，自语道：“五千钱？这样昂贵？”

书商像是回答张衡，又像是豹眼青年，扯着腔调说：“这是由会稽书馆选抄来的珍贵书稿。”

豹眼青年二话没说，掏出钱就扔了过去：“给！”

书商满脸堆笑、点头哈腰：“呃，呃，贾公购书一向慷慨大

方，我们受惠良多。这次怎能收钱？”

豹眼青年拿起帛书，拉着布衣青年就要走。书商忙从书摊中拿起另外一小卷竹书，走上去塞给豹眼青年，说：“这是选抄王充的《讥俗》，请一并捎去。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多多见谅，多多见谅。”

那人接过书，看也没看，塞到书袋中，挽着布衣青年，头也不回，大踏步向前走去。

身后飘来书商的声音：“二位好走，望日后多多光顾。”

马融正要去找贾逵，于是向张衡、窦章交换了个喜悦眼色，一起尾随着他俩走去。走出书市，只听布衣青年感谢地问：“请问尊姓大名？”

豹眼青年爽直地答：“姓崔名瑗。您呢？”

“我叫王符，安定临泾人。在家乡受人歧视，来京求学还是受人欺侮。”

“哪儿都一样。我常见您伫立书摊前博览群书，十分敬佩。不想今日有缘相识。”崔瑗说着从书袋中拿出那卷《论衡》递给他。

王符迟疑地说：“让贾公先过目吧。”

“送给您啦。”崔瑗爽朗地笑着。他是贾逵的学生。这次不是贾公派来买书的，既然碰上了，买卷好书，值得，交个朋友，更值得。王符听了，十分感激，手捧《论衡》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张衡等三人尾随在他俩背后，听了这些话儿，都十分感动。张衡悄悄对马融、窦章说：“这两个人，都值得我们交结。”于是，三人一起快步赶上去，自我介绍着。马融还从怀中掏出挚恂给贾逵的双鱼书信。

就这样，他们五人结识了，成为好朋友。后来，张衡他们才知道，崔瑗为了买书解除王符的窘境，竟倾尽财囊，以至以后的几个月里，连伙食费都没有了，还是暗暗找别人借钱度过的。

五禽操。然后笔直地坐在草地上，一下子就进入书本世界中去。过了一会儿，王符也起了床，悄悄地坐在他身旁不远处捧读起来，而他却全然没有察觉到。

这方方的庭院，是太学的杂品库，只有一个守库的老人住在门房，余下的房间全都杂乱地堆着旧坐垫、破几案等各种杂物。崔瑗年初刚到京城来求学时，舍不得把钱花在昂贵的房费上，也不愿让喧闹的车马市声打搅他的安静，就靠贾逵的照应，住进了这座开阳门外三里多的仓库里。好在仓库杂物虽多，只要舍得花力气，还是能腾出一间空房的。两个月前，他在西市书摊遇到张衡等三人，听说他们还没落脚的住处，就热情地邀他们来同住。一天以前，崔瑗得知王符因付不出房费而受气，就不由分说地将王符的行李也扛进这库房中来。

“哈，你俩这么早，像比赛一样。”崔瑗睡眼惺忪地跨出门，一边用力地伸着懒腰，一边大声地打着哈欠。而后，哗哗啦啦地洗漱着。接着，马融、窦章也挤出门。

洗漱完，崔瑗、窦章、马融都拿出书。五人坐在草坪上，各自默读起来。院中重又显得异常安静，只有那唧啾的小鸟，在长满小绿扇的银杏树的枝叶间，迎着朝霞，快乐地跳跃、飞鸣。

去太学的路上，王符见张衡和窦章快步地在前面谈论着什么，谈论得那么热烈，便对身旁的崔瑗和马融问：“张衡每天都起得特别早吗？”

崔瑗赞不绝口地答：“那可不。我们无不佩服他敏而好学，真像是奔腾不歇的长川，不分昼夜地向前流去。”

马融说：“不光是早起晚睡，他一看起书来，就立刻入了神，雷霆贯耳也休想将他惊动。”

崔瑗笑道：“是真的。一次看门老头提了罐开水，喊他几声他都没听见，看门人还以为他有点耳聋呢。”

马融说：“这正是他永不知疲倦的秘诀吧。他常说，他看起来，就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，那满是鲜花与谜语的世界。他沐浴在神秘奥妙的书海中，心中浮泛着探索的喜悦。”

不知不觉来到太学。太学像皇宫一样宏伟壮丽，它有成百栋房子，上千间课室，但却无法容纳从全国各地不断拥来的众多的游学青年。像崔瑗、马融这样有人引荐的人，也只能争取到次数不多的公开讲学的旁听资格。

今天，尚书博士在大讲堂主讲《洪范篇》。铃声响了，博士经师昂然走上讲台，摊开经书，端坐几前，神情轩昂地开讲了。

张衡笔直地站着，双臂紧贴胸侧，两手捧着沉重的竹书，像捧着托盘，上面盛着珠光玉泽的沉甸甸的珍宝。

“一，五行。一曰水，二曰火，三曰木，四曰金，五曰土……”经师不停地往下朗读讲解。

张衡听着，不断地用双手卷动着竹书两端的轴卷，左手展开，右手卷拢，动作熟练，神态自如。

“……黑粼粼的是水，润物向下的深潭水波的色泽；红彤彤的是火，炎炎向下的熊熊燃烧的火焰的色泽；绿茵茵的是木，曲直蓬勃生长的枝叶的色泽；白花花的金，风风火火铸锻的刀剑犁铧的色泽；黄澄澄的是土，播种五谷收获庄稼的土地的色泽……润下作咸，炎上作苦……”经师滔滔不绝地讲解着。讲堂里气氛庄严、肃穆。

张衡边听边想，不时用左脚脚尖在地上轻轻写划着：“水一黑一咸……”这些细微的动作，都被王符看在眼里。

听完讲学，回去的路上，王符将他的观察、他的敬意讲给学友们听。

马融听了，哈哈笑起来：“就是，他总爱用足趾点画。他这是为了加强记忆。有人告诉我一段他用足趾画画的故事呢。他的家乡西鄂县南有座蒲山，涑水从山脚下流过，汇成清冷的一潭深渊。人们说渊中有人面猪身的骇神兽，常常露出水面，有时还爬在渊边巨石上休息。张衡是一物不知，深以为耻的人。听了传说，就专程去清冷渊旁观看。等到它出水上石，他想取笔帛将它的形象描画下来，又怕惊动了它。它长得奇丑，哪容人为它作画？于是张衡拱手不动，却暗暗地以足趾在沙滩上作画。等到那畜牲察

觉,羞辱地钻入水中时,他已将它的形态画了下来。”

“他还会画画?”王符听了,问道。

“岂止会画,还会写诗作赋。路过骊山,一挥而就,写了神韵盎然的《温泉赋》。近来,他正构思着《二京赋》,欲与班固《两都赋》媲美呢。”

中午,有人对崔瑗说,下午司徒府约他及同住的张衡等人会见,请他们务必在住处等候。

一吃完午饭,张衡就背起竹书,要赶往上西门外,听道家、墨家讲学。

马融劝道:“学好五经六艺就已够了,何苦疲于拼命地去学些杂学呢?”

张衡莞尔一笑,道:“学而不厌嘛。五经六艺固然要学,诸子百家、天文历算也要用功去学。”

窦章说:“可今天司徒府约见,总不该怠慢他们吧?”

张衡说:“你们好生相陪吧。我觉得青春时光最为宝贵,要全力以赴,勤奋学习。”说着,道一声歉,把书一背,就要走。

王符见张衡如此坚决,又是独自一个,就拿起竹书,随他一起走了。

“张衡、王符……”崔瑗喊他俩留下,他俩还是走了。

他俩横穿洛阳城,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地赶到上西门外,走进平乐观附近的墨子讲堂。这讲堂十分简陋,高粱秆的围墙并没有上过泥,年长日久变成了深褐色,芦席棚顶筛下点点阳光。和巍峨的平乐观相比,显得格外低矮窄小。身穿布衣、脚蹬草鞋的墨经讲师一登上讲台,就活灵活现地讲起来:“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,成,将以攻宋。子墨子闻之,起于齐,行十日十夜,而至于郢……”

上《墨经》课,课堂上向来热烈、活跃。学生们可随意提问,尽情赞叹,和老师一起大声哄笑。大家的情绪都随着课文和老师的讲演而起伏。老师呢,或坐或起,或行或立,通俗易懂地解说、



回答、讲演，课上得生动而又无拘无束。老师往下讲演时，一会儿扮着墨子的声气，一会儿扮作公输般（鲁班）的声气，不时夹着讲课人的插白和解释。当讲到楚王不听墨子劝说，执意攻宋，墨子再见公输般时，老师的声音昂扬起来。他又开两腿，挺立台前，高举竹书，脸微扬，头有力地晃动一下，高声读道：“子墨子解带为城，以牒为械，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，子墨子九拒之。”读着，刷的一声，解下自己腰上的宽宽腰带，围成一个圆圈，放在木几上。又探臂，从书袋中取出一把零散的竹筷。学子们知道将有一场精彩的表演，争先恐后地围上前去，将木几围得水泄不通。

老师不愧是墨家弟子，真的懂得攻守战法和不同的器械，居然也能用竹筷摆出许多攻城和守城的阵势及结构奇巧的器械。他实际演绎的攻守机变已远远超过九种，学生们使劲把脚跟越踮越高。到后来，一个小个子竟按着前面同学肩膀跳起来，几乎推倒了人，老师这才突然将精彩的表演结束。

就这样，不知不觉地老师把《公输》这课讲完了。

从席棚讲堂中出来，张衡、王符毫不耽搁地赶到附近的翠竹书馆听道家的讲学。

穿过一片稀疏的细竹林，走进一座泥墙茅屋、古老阴暗的书馆。讲台上的讲师穿着古朴的长袍呆坐着。听讲的人有的静静地看着竹书，有的交头接耳，有的木然发呆。他俩走进来，甚至没有一人转脸望他们。他们悄悄地找位子坐下，摊开竹书，默读着。不一会儿，又陆续进来几名学生。小鸟在窗外的竹梢上轻轻跳跃，翘尾下望。竹叶在微风中飒飒舞动。只听得讲师拖长腔调，直视着书馆的后壁开讲了：

“为无为，事无事，味无味。……”

大家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感情的激动，没有神采的飞扬，没有动作的反响，大家习惯于这样清静无为，闲适自然，清心淡泊。是谁在一个角落里发出细微的鼾声？张衡静悄悄地独自站立起来，聚精会神地蹙眉倾听。无论对于扯鼾的人，还是对于端立听讲的张衡，没有谁转瞬旁顾。到这里听课的人，习惯于一切任其自然，

各自听各自的课,想各自的问题。

“……图难于易,为大于其细。——我们要想克服困难,要在它还容易的时候着手;我们要想实现远大的事业,要从细微的地方做起……”

人们静听着,体会着一种朦胧而又古远的隐约回声。

“……以辅万物自然而不敢为。——就是说,我们要辅万物自然发展,而不敢勉强去做。”讲师讲到这里,呆滞地站了起来,夹起竹书,头也不回地缓缓离开翠竹馆。

听完讲学回来,太阳已如红红的车轮滚向西方天际。晚霞将都城的城墙、城楼及城内栉比鳞次的屋顶都染上一层橘红。远远耸立的北邙山,也变成一带紫红色的屏风一样了。晚霞里,鸟群忽东忽西、忽密忽疏地在天空追逐、盘旋。望着鸟群,张衡有所感触地重复着老子的书文:“辅万物自然。”

他和王符沿着城外护城河边的大路,感慨万端地走着、谈着。垂柳依依,在水面轻拂。他俩并肩前行的倒影投在水中。燕子低飞,掠过水面,摇碎了天上的晚霞和他们年轻激动的身影。他们对这些美丽的景色一点都未在意。他们沉迷于更美的世界中去,谈论着一天的收获,探讨着各家的精髓,赞扬着儒家的恢宏、墨家的质朴、道家的思辨。他们时而争论起来,争得面红耳赤;时而又得到统一的结论,不由得爽朗地大笑。他们忘记了劳累,不知不觉走到了城南津门外。

“张衡、王符,总算找到你们啦。”马融从老远就喊着话,顺着大路奔来。

王符惊问:“什么事这样火急火燎的?”

马融又喜又急地走近张衡说:“嘿,司徒府要召请你!今晚约请我们五人同去赴宴,奉你为上客。”

张衡淡然笑道:“在这青春求学时节,我哪有心思应召呢?”

“这可是司徒府召请啊。”

“没有真才实学,空做个‘所好生羽毛,所恶成疮疾’的说客、门僚,非我所愿。”

“怎么是空做说客门僚呢？进了司徒府就进入宦途，进入朝廷了呀。读书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当官理政，报效国家？”

马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说了好久，最后硬要挽着张衡、王符的胳膊顺小路由开阳门岔去。张衡挣脱了马融，抱歉道：“晚上已约好到灵台去向贾公求学呢。”

“你总把学习日程排得满满的，可这次是多少人盼都盼不到的机会呀！”

“请多原谅。捷径斜至，我不忍投步。”张衡离开马融所引的斜曲的小路，顺着大道阔步朝高高的灵台走去。

“张衡、张衡。”马融喊他不回，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紧紧挽着王符的胳膊，由小路斜斜地向开阳门岔去。

张衡在道旁的熟食摊上，胡乱吃了两碗素面，就独自兴冲冲地向灵台奔去。

矗立于南天的灵台，在苍茫的暮色中，显得更加雄伟挺拔。这天梯般的灵台，不正是堆堆小土累积而成？浩瀚无际的学海，不正是涓涓学问的细流汇集而成？“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”，多么深邃的哲理！《道德篇》的又一名言，闪电般划过他的心幕：“大道其夷，而民好径。”为什么大道宽阔平坦，而偏偏有人贪图斜道捷径呢？应孝廉，辟官府，没坚厚扎实的学问根基，就去登上仕途捷径，那是多么的可悲啊！

想着、想着，猛然和谁在路口撞了一下。抬头一看，是个身材高大、满头银发的老人。那人趑趄了几步，捋着银髯，又好气又好笑地责问：“怎么不看着点？”

张衡歉意地躬身解释道：“刚听完课，心中还响着先哲深刻玄妙的至理名言，不留神，误撞了老先生。”

那人听了，说：“既是在沉思默想，还这么匆匆忙忙地如赶路一般，赶往哪儿去呢？”

“先生，我正是在赶路，天黑前要赶往灵台去呢。”

“去灵台？啊，我们同路。”老人边走边打量这位很不情愿地

放慢脚步而稍稍滞后表示礼貌的后生，“去灵台干什么呢？”

“访求名师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贾公——

左中郎将贾景伯。”

“噢，人称问事不休的贾长头呀。他值得你如此奔波劳碌？”

“怎么不值得？贾公学问博大精深，今晚他去灵台观星，这是盼望了很久才盼到的机会呀。”

“只怕是墙内吹喇叭——鸣(名)声在外。而实际不过平平常常。年轻人，莫把名人看得太神乎其神了。”

“老先生，谁不称道贾公在经学上、在天文历法上，都有极高的造诣？不仅是当今魁首，就是上溯百年，也是屈指可数的精英呢！”张衡尽力争辩着。

“过于浮夸了吧？”老人捋着银髯，目光一闪，陡然问道，“你对他很熟识？”

“从未见过面。”

“哈哈……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嘛。”老人说着，眼神一闪，又问，“对他的评价都是听谁而说？又是什么原因使你对天文历法如此感兴趣？”那老人一路上不住地问这问那，一刻也不停口。

“张衡！”身后传来急切的呼声，原来是崔瑗满头大汗、气喘



吁吁地追来，“司徒府晚宴快开始了，正是为召请你而设宴。快走，快走。”说着，上来拉张衡衣袖。

“我已向马融讲了，我不愿空做个不学无术的说客门僚！何况已约好今晚去灵台向贾公求学。”

“求学可以改期，怎能耽误官府召请？”那老者转脸关切地向张衡劝说。

“哟，贾公，是您老。看我毛头毛脑，昏暗中没看见恩师。”崔瑗急忙向这老者行礼。

“是贾公？”张衡惊喜地跟着施礼。

“去吧，下次再来灵台就是了。”贾逵捋着银髯笑道。

“走吧，老师准了。”崔瑗说着，又要强拉张衡。

张衡站定脚跟，坚定地对崔瑗说：“我的求学之志不可动摇，请不要再强勉。”

“你这个人呀！”崔瑗对张衡无可奈何，便转身向贾逵鞠个躬，而后扭头就走了。

贾逵、张衡同行，不觉到了灵台。只见一位灵台史官毕恭毕敬地迎接，问：“贾公又未乘车？”

“徒步走走，舒散筋骨。没想到，老骨头差点被撞散了架。”说着，瞥了张衡一眼，捋髯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登上高高的灵台，宛如乘风凌云。星空如缀满珍珠的穹庐，罩在头顶。脚下，京都万家灯火，闪闪烁烁，有如银汉星群，灿然流动，灵台飘浮在这星河之上……天上、地下、灯火、星光，交相辉映，仿佛汇流一起了。多么壮观奇丽的夜景呀！

灵台上，雕龙镂凤的各色天文仪器，是世间所未见过的珍奇。在这仙境般的灵台，张衡格外新奇而振奋。他珍爱地抚摸着四龙托起的观星铜仪，抚摸着铜环上精细的刻度，尊敬地问道：“贾公，这环圈的刻度是多少？”

贾逵不假思索，流利地答道：“七百三十又二分之一分格。二分格为一刻度，将周天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。”

“七百三十又二分之一分格？多么精密！是怎么分刻的呢？”